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倫

子曰。道不遠人。故四書五經。唯明人倫一事。講論甚悉。不容多贅。又君道臣道。別見後編。此特取其有所發明者。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某事君亦然。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伊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于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具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學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書得如書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伊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日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爲以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右父子之倫

程子伊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干事。君上說忠。

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弱國之臣。寒士之妻。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橫渠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

右君臣之倫

問火中生蓮花實爲世希有。在欲而心禪。希有亦如是。此儒者事乎。程子伊曰。此所以異也。人倫天理也。彼視妻子爲何等物。○世人多慎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出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合  
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  
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  
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  
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  
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  
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  
許再娶也。

摛謙曰。大夫以上繼室。以長妾攝內主之事。

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黜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右夫婦之倫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視其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是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己之子與兄弟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

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親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右兄弟之倫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塢謙曰。曲藝之師。教以一藝。終身食之。不可忘也。岳武穆有一教射之師。春秋莫于其墓。習射而後。

去至性之人自不同也。近世舉業之師其薄者多一歲一換不可與終身之師同。禮爲舊君有服齊衰三月則舊師亦心喪三月可也。成己之業者則不同。

又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歿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歿。在父旁則爲父死。日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攜謙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蓋朋友之服，弔服加麻，今出不免經，所以隆師也。陽明之歿，其弟子作師服，問而王畿服斬而奔喪，禮奔父母之喪，皆見柩而后成服，况于師乎？此不學之過也。

又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

魯齋許子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

性理大全  
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可  
從。則終身服膺而弗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可  
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  
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  
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  
矣。

爲謙曰。師友四倫之所資也。師友善。四倫皆治。師友不善。四倫皆亂。○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尙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毋友不如己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爲善近名。人倫之蠹也。○良友必同處。乃有益。與不學道。

者居而與學道者論。各見已是何益之有。故曰。居視其所處。○交友能無我。方是誠相下。

右朋友之倫

存心 卽論主敬

程子 二曰聖人千言萬語。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裏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次於外物奉身者。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問君子存之。如之何其存也。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存之之道也。

搗謙曰。孟子此句意。但指存仁義之心而不失。程子更兼養說。

又二曰。若不存養。只是說話。○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心要在腔子裏。○伊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亦

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端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物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能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伊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偷之

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  
規矩。○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一  
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明毋不敬。可  
以對越上帝。○明敬勝百邪。○敬則自虛靜。不可將  
虛靜喚做敬。○明居處恭三句。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人元無二語。

搗謙曰。仁譬如穀。種之性。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  
定。外邊殼硬。生氣方不走作。

又二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言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閑邪則固一矣。然  
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  
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  
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人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  
達道。○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  
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  
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  
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

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馮謙曰此無心只是無意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儼然端坐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馮謙曰就事上常惺惺卽陽明所謂致良知于事

物但陽明不喜窮理。故其歸只是禪。明道謂佛氏  
他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  
正謂此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  
欲慮非辟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  
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  
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  
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

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自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平居須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怠。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浹洽而有以

自得矣。苟迫急求之，則此心已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的船，流東流西。船上人都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

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問存心。曰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  
是。便莫做。○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  
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聖人相傳。只是一箇  
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聖賢言語。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  
理。楊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寔下工。則貫  
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  
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

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繇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長時將不敬乎。  
○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  
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敬之  
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  
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  
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  
畏。不放逸耳。○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  
都散了。○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

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敬只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是聰明的人。却見得快。○或問問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搗謙曰。持志是尊將權。毋暴其氣。是愛惜士卒。閑邪是拒寇。三者各不同。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滯于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答呂子約書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謂主一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

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又安有此患哉。○問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便也是不收斂。○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

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  
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  
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  
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主敬只存之于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  
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  
要整齊。○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功夫。  
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  
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况心慮荒忽未

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倨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的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功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

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問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此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戒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象山陸氏曰。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西山真氏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

天下之理唯中爲至正。唯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勉齋黃氏曰。敬是東得箇虛靈知覺。任如火炬。東得緊時。那焰頭直上不東。則散滅了。

敬軒薛氏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唯敬足以神明其德。○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功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功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馮謙曰。薛文清爲朱學守成之醇儒。本朝罕見其匹。

養性

程子 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清明高遠矣。○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揭謙按此一與與蕪李明所問同。但記者詳畧不同。○問有欲求中于喜怒哀

樂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二邢和叔嘗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今

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忘。然而持之太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二李顛問每  
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  
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  
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

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的氣象也。○伊或謂張繹曰。吾至于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

搗謙曰。孔子宗廟朝廷之敬。自與燕居不同。

伊又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伊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  
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  
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  
心。○人有語導氣者。語先生曰。君亦有術乎。伊川曰。  
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  
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問獨

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未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涵養吾一。○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

馮謙曰。游談聚語。終日喧然。誠屬可厭。故曰且靜坐。非學問只須靜坐也。○性卽在中心。故存心養性。各有意義。而總是一事。先儒所言。大抵存卽是養。然存者心在此。此刻心不外馳。卽是存。存之得宜。久而無害。纔爲善養。分其說爲先後。以便學者。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坐。其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  
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  
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  
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  
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  
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  
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

間斷處。○大抵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唯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乎。○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唯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功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

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唯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

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段。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  
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況羅先生于靜  
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  
則初無害于未發。蘓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  
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  
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  
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

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需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  
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  
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  
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  
冷的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問滕德  
粹近作何功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  
動有法。晝有爲。宵有作。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  
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可終日讀書。或靜坐  
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息。生息一本學作生意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

象山陸氏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卽昏眩了。

敬軒薛氏曰。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悉當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人只

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珠藏二句出朱子感興詩○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唯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搗謙曰。心者神明之主。性者天命之中。存心則使神明常主于身。而無所放。養性雖不外存心之中。

而其義多端。如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所謂以仁存心。卽是養性之仁也。如朱子曰。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所謂以義存心。卽是養性之義也。如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子曰。君子無所爭。朱子曰。循序漸進。所謂以禮存心。卽是養性之禮也。朱子曰。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所謂以

智存心卽是養性之智也。然而仁義禮智之根心。但渾然於一德之中。非一心顧仁。而又一心顧義也。夫以一心備四德。何以能兼備而無失。唯其存心于中而已矣。存心太慈。則偏于仁。存心太嚴。則偏于義。存心外明。則偏于禮。存心內明。則偏于智。必使其心能上能下。不緩不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四德始備焉。所謂民受天地之中者。至是而始全之也。是所謂養性也。然而性之爲言。雖主受中實。以未發而得。各方其有生之初。在胎則爲。

未發。既生以後。漸屬已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此時之性。以動爲貴。而無情之性。君子不貴也。然性之動。必交于物。交于物則易矣。有易而善者。有易而不善。是以貴乎慎動也。及其動之既至。性盡發而見于情。火生于木。而木燼。情生于性。而性微。則過動之故也。復性之方。必歸于靜。月之明魄。性情之象也。是亦所謂養性也。其動也。非純動也。靜中動也。動而有無動者在也。其靜也。非純靜也。動中靜也。靜而有無靜者在也。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三  
在也。此卽所謂中也。○曹操桓溫能存心而不能  
養性。其所夙興夜寐操而不舍者。非仁義之心也。  
如陶淵明林和靖稍能養性而不能存心。優游詩  
酒耽嗜梅鶴。其仁義之心不亡。但不能操而不舍  
者也。淵明謂我醉欲眠。君且去。此種處士之習。常  
患其不能操于夢寐。是怠而卽安之病。曹操言我  
夢中能殺人。此種惡人機械之心。時刻不放。操則  
操矣。但非仁義之心。而仁義之心亡已久矣。曹與  
桓之類。所謂牴亡。陶與林之類。所謂舍亡。牴亡之

病甚于晝而殺于夜。舍亡之病甚于夜而殺于晝。猶亡生于敵國外患。舍亡如春秋梁亡。非有能亡之者。梁自亡也。孟子所謂夜氣。但對世俗人言之。世俗之人。應酬機械之失多。故以晝之不亂爲難。頤養之士。晏安酖毒之患多。故以夜之不惜爲要。○朱子嘗言。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此數句是存心之要。○陽明言。如鷄抱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其有他。數語實妙。然胎卵之中。

實大有不同耳。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威儀 兼論恭敬

程子曰。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个君子大人氣象。○執鞭非貴人事。○發於外者謂之恭。存諸中者謂之敬。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鳴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情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朱子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却是本。不可不知。○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恭主容。敬主事。

北溪陳氏曰。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

忠恕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

撝謙曰。恭有端莊之義。有謙抑之義。

敬軒薛氏曰。古人衣冠備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唯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撝謙曰。劉公安世常留客。與之危坐竟日。略不交言。客請退。則留之。或問其故。公曰。吾嘗以是觀人。

能端坐終日。手足略不動移者。未之有也。有之必  
貴人之有德者。此說良是。人固不必默坐終日。然  
能如此。則精神必凝定。無浮囂之習。○古人云。進  
退步趨以實下。不可徒用耳目。廢行走。○尊前不  
可翹翔緩步。○急行流汗。暴氣之一事。○卧無偃  
無仰。○古人燕居有燕居之容。朝祭賓客喪紀。各  
有其容。所謂動之以禮。若只端嚴恪恭。則是唯莊  
澁也。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盛德之至。

言語

程子明曰。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伊聖

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

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明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

之言。有德之言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

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伊問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伊德盛

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其言而人信之者。○明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磨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

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朱子曰。方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  
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平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  
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鞞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

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頰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朱子曰。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盡自家便尋夜的道理。反之各說一邊。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又嘗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象山陸氏曰。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或言正人說邪。

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敬軒薛氏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常默最妙。已心

既存而人自敬。○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  
易怒者亦然。○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  
治空疎。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謹言乃爲學第一  
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好議論前輩得失。  
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  
文辭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辭。議論前人之長  
短。及進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豈非言不  
及行。可耻之甚。吾輩所當深戒也。○咲謔不唯亂氣。

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 處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却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

弟係磨勘者。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是誰做。○明道先生見一學者。急迫問其故。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明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朱子曰。人多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有

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個意思。已是大段做功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吃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個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義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功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日然。○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

慶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義相妨否。竊  
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  
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  
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  
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  
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  
非義矣。

橫渠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  
繇立。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

敬軒薛氏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唯恐差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搗謙曰。凡作事不可自擅。古人遇大事必告於神。如天子告天地百神祖禰。庶人告於祖宗父母。皆以明有所稟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彼是則此非。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的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卽守而不失。非卽去而不留。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大抵事只有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个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將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

安遇

程子伊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方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會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

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唯義所在。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個道理。若見得這個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

得。只要知道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未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南軒張氏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子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避迎。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問假貸可乎。搗謙曰：不可輕貸。至不得已，須量事之大小，交之厚薄，而慎行之。人之窮者，只因多貸，不貸則貧而不窮。

出處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旣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贖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正叔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一个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一个司馬氏耳。○答汪尚書曰。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

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讓也。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 名實

程子曰。有名則有實。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

莫之與長。

上蔡謝氏曰。懷藏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

韓齋許子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厚重。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幾譽。後段便難收拾。○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賢。

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與人

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其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問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受。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朱子與呂伯恭書曰。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朱子與劉平甫書曰。比來遊談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

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敬軒薛氏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聲色。與之辨。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又何校焉。○不可因人曲爲順承。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

觀人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

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唯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昔王隨甚有器量。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憐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言姜維云云。

鄧艾言姜維自是雄兒與某相遇故窮耳。

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敬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都困倒了。○人最不可曉。有人奉

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個重。都不見別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的。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正大光明。

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域。狐壘。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又嘗曰。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

人。此言極有味。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

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

此則所向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者。不正矣。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之間。不

敢不用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為必不耻其所當耻。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耻。可不信。耻其所當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

不如人巧詐小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數不如人為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

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

人也。

省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已。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

橫渠張子曰。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情。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

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不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个利便於己。將不好推與人之心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此身入規矩內。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

出來的。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只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個。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的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

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日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日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雲和氣。皆在

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魯齋許子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

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敬軒薛氏曰。吾於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此由存養省察之未至也。

揭謙曰。省察有五。其一卽所謂存心。堯之欽明。湯

之不顯。程子之所謂明鏡。朱子之所謂炯然在此。如日之升。謝上蔡所謂常惺惺。陽明所謂致良知。是也。其一則察其所存。粹然至善。不亢不流。不妄不害於仁義禮智之性否。若能操其心。而以不別是非爲覺體。則入於禪。以專別是非爲心體。則近於爭。以機詐權術爲心之用。而不之察。則爲永康之學。而入於邪矣。其一則在物感處察之。物至而我。不化於物否。不易其本然之心否。施之於物而當否。我於物之來。皆有以知其由來否。若化物而

易其本然之心。即不可謂能存心。施之於物而不易。即不是義。以方外。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正謂此也。若不知言。不以合事物之宜爲義。則是告子之學矣。其一

在一身察之。吾身之血氣。有治之不得其宜。而使  
之潰亂。以擾吾心。否。若威儀不檢於外。臟腑不安  
於內。而專提一心。是即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矣。其一於過誤處察之。謂吾有所不及。察而心  
與事不相應。誤出於此。而不知否。以此五者省之  
而無失。則幾矣。

克治

兼論改過

程子 曰人能放一个身。公共在天地間。一般看。雖  
萬身會何傷。○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  
乎。○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歎悔之意。  
則反爲心害。○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着他。  
莊子言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及一年。做得甚功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存

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人。乘槩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

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旣知悔時。第二次莫如此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悔字難說。旣

不可常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割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南軒張氏曰。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

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  
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  
大者。蓋可以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  
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唯貴知過則改。見善則  
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  
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  
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